远方有约

——2018年新疆喀什支教

□文学院 李康强

壹

或许，每一个青春年少的人都曾渴望远方，都对远方给予了特殊的情怀。有时候，我也会静静地思考“生活中不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”的含义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决定放下这份幻想，亲自去远方，领略远方的诗意……当听到枣庄学院赴新疆喀什支教的通知时，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当然这未免有些任性，或许正是这份青春年少，便可以铭记一生。

父亲是知道我决定去新疆的第一个人，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他总是很支持我，尽管他的话语很少，总是选择沉默。是啊，他就是一位平凡的父亲，可却是我心目中的“天神”。当我给父亲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决定时，我记得电话里父亲并没有多说什么，“不错，可以锻炼锻炼，去吧。”

夏至未至，秋日渐临，凉风吹走了酷暑炎热，暑假也按近尾声。收拾行囊，准备返校，这些准备工作对我来说真的是很简单，习惯了独立和坚长。临行之前，特意去看望了耄耋之年的奶奶，但并没有告诉她我要去远方。踏上车的那一瞬间，没有回头，故作坦然，父亲仿佛也安心地离去。

因为共同的选择，因为共同的梦想，206名枣院学子齐聚一堂，短短的一日培训，让我感觉到收获良多。出征仪式上的誓言，铿锵有力，响彻云霄，点燃了青春无限的风采和活力。登上大巴车，老铁们的关心和问候，顿时让我感觉到了“你是人间四月天”的温暖。真诚地谢谢你们也真挚地祝福你们！

火车上铺，这种空间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风雨兼程。揉揉睡眼，起身远望。目光所至，皆是风景。这一路，满是希望，满是青春，满是诗意……

半年的岁月，做一件铭记终身的事，为边疆教育尽一份心力，我感到了无比的幸福和非凡的责任。这份遇见，难能可贵。

远方有约，青春不悔，感恩一切。

贰

八月三十日。今天是奔赴新疆的第二天，列车行驶得好快，昨夜我还亲自下车欣赏了兰州的灯光夜色，清晨就已经快抵达吐鲁番。

在火车上甚是无聊，约了两个同学打牌，饶有趣味，也算是荒废度日吧。

隔壁车厢里的歌声未曾中断，只听到有人弹着吉他，有人哼着歌曲，满是青春的旋律。虽然未曾谋面，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隔着玻璃，远远地望着窗外别具一格的风景。古城西安的建筑满是历史的风韵，梯田上的庄稼长得很是茂盛，牛羊在蓝天下吃着青草，却未曾见到放牧人。火车穿越隧道，时而明朗，时而昏暗。

红色的山丘，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，这就是大西北独有的空旷和傲骨。未曾见过村庄和部落，不免有些失意。天高，云淡，风轻。远处的山峰是蔚蓝的，和着几片云彩，又相映着几抹淡白，那么的迷人……

中午时分抵达乌鲁木齐，万里征途行驶了大半。远方，越来越近，我仿佛听见了那召唤的声音。

叁

我喜欢黑夜，喜欢在黑夜里面对星空无限遐思。只是今夜，感觉是如此之长。九点左右，方见日出，这看似平凡的景色背后包含了多少好奇和期待。

吃过早饭，便抵达吐鲁番，此地盛名，如雷贯耳。好奇地下车观望，与凉爽的秋风撞了个满怀，这是我收到的远方第一份礼物。

终于看到了城市和村落，此时的心情真的是欣喜若狂。深蓝色的雪山，戈壁滩上还有几株草木。我不得不赞叹它们顽强的生命力：承受风沙，历经严寒，屹立不倒，这就是奋斗的精神，奉献的精神，孤独的精神。

近处的山峰甚是壮观，好像是沙尘堆积而成的，当然也有一些岩石，红色、青色、褐色都有。群山相连，好像一条漫长飘逸的长带。不晓得这巍峨群山见证了多少沧海桑田，经历了多少物是人非。然而，雄伟的背后掩盖了生命的气息，山上没有一点植被，更别提树木，或许这就是它的独到之处，深邃、豁达、静默、深沉、壮丽。

新疆，你好！你好，远方！

肆

从乌鲁木齐到喀什，还有一段漫长的旅途，只是早已习惯了风雨兼程。

静静地注视着窗外，银灰色的沙子铺满了褐色的岩石层，一眼望去，不见尽头。过了一会，又看到了红色的群山部落，高低起伏，形态万千，或如飞龙，或如牛头，或如大鼓，我和同行者姑且称之为“火焰山”。

绿洲附近生长着碧绿的青草和挺拔的胡杨，那是一种焕发着生命色彩的绿，绿得迷人，绿得惬意，绿得心旷神怡。尽管我没有看到水源，但我想总是有的吧。

注视着蓝天，红色的落日躲进了黑蓝色的云朵里，好像是女娲补天用的五彩石一般。我们都很好奇什么时候出现日落，等得好不着急。在车厢里耐不住寂寞，便去和几个好友聊了会童年往事，趣味横生，谈笑间，黄昏悄然而至。那是北京时间21:00，没有星光璀璨，没有月光皎洁，一片黑暗……好在城市的灯火弥补了这份寂寞，倒也感到满足。我伸了个懒腰，便打算去见一会周公。

窗外的灯光非常耀眼，好像在告诉熟睡的我们清晨即将来临。我拉开窗帘，发现列车行驶到了阿克苏站，尽管天还没亮。

就快到了，还有三个小时——我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。带着这份喜悦，我跳下了床铺……

跋山涉水，万里行程，只为远方。

伍

阳光很是明媚，几乎没有一片云彩。火车上的生活很是丰富，有的在打扑克，有的在看书，还有三两知己谈天说地……

看了会书，觉得烦躁得很，顺其自然地拉开窗帘。道路两旁零星的有一些矮小的绿色植物，只是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。胡杨树很是挺直，令我不解的是它们为何生长得这样苗条。

原来新疆也是有河流的，河道很是狭窄，但是河流很急，夹杂着泥沙，如同九曲黄河一般。闲杂的空地里很是荒凉，表面一层浅白的银沙，我和朋友们猜测，应该是土地盐碱化。

约莫过了半个小时，终于看到了农田。植株或高或低，深绿色的叶子间藏露着一些白色的圆团，灵机一动才晓得这是棉花。印象当中棉花应该是秋天采摘，却为何不见庄稼人劳作呢？

听列车员说火车晚点两个小时，不免有些失落。枯坐无味，便登铺小憩，或许在梦里可以一约远方。

陆

到了！到了！终于到了！

2018年8月31日16时35分，第一次踏上了喀什这片伟大的土地，跋山涉水、历经64个小时到达的远方！

激动，兴奋，骄傲，自豪，还有一些迷茫和无助，五味俱陈……

来不及仔细地观察这个城市，只是仿佛感觉到祥和、安宁、美丽、富饶，还有一种历史的厚重。道路两旁的绿化很美，有胡杨、柳树和槐树，道路宽敞，人杰地灵。过了一刻钟左右，维吾尔族师傅驾驶的大巴车行进了一所美丽的学校。同行者大声喊到：东营二小！或许是因为太过疲惫，我并没有留意，原来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支教学校。

快步走下车，看到了东营二小这片美丽的校园，心中感慨万千。餐厅里响起了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歌曲，餐桌上的美食应有尽有，因为饥饿，我们仿佛忘记了大学生的身份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十分钟后一扫而光……

远方的诗意，真的好美，美得令人心醉。我们离开故土，万里长途，来到远方，满是青春的活力。梦想，从这里启航……

加油，我和远方！

以灯传灯 心灯长明

□文学院 吴春阳

九月十号，一个恰到好处的日子。学生在开学后那不短不长的十天中抛下假期的松散，将重心重新放至学校，目光也自然而然地落到众人前方——老师身上。

就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，老师的形象在不同人心中也不尽相同，甚至在不同的时间段也可能大相径庭。有人心中，老师是规尺，是不容触碰的纪律；有人心中，老师是母亲，是遇到挫折后的怀抱；有人心中，老师是浓雾中伸出的一只手；有人心中，老师是前方披荆斩棘的背影。这些形形色色、复杂纷繁的记忆，成了我们求学之路不可磨灭的印记

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着另一棵树，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结束了六年的小学教育，我顺利升入初中，那正是灵魂中的叛逆开始蠢蠢欲动的时候，对规矩条例有着本能的排斥。所以当他走上讲台时，我有些泄气。他面无表情，颧骨高高地支出来，像是郑板桥画的石头，耸立峥嵘，一股寒气。开场白也很不一般：“你们是我带的第四届学生，之前三届一直是第一，没有一次考第二，我希望你们不要打破这个记录。”之后才是例行的自我介绍，姓张，三十多岁，教数学。

第一次见面就给了个下马威，我们有点怕他。每天早上七点七分，那双标志性的蓝色运动鞋总会踏进班里，之后便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土，先是卫生，窗台有无浮尘，板檐有无笔灰，地面有无垃圾……结束之后，他便坐回自己的王座——讲台上的那把椅子，看似不经意，其实在细致地观察我们。谁最近学得很认真，谁最近松懈了，谁有些偏科，谁注意力不集中，之后便会对症下药地找我们进行针对性的谈话。和平时形象相反，在谈话中他很少批评，更多的是询问和建议。

身为班主任，开班会自然是家常便饭，但与其说是班会，不如说是他的故事会。只要灵感来了，他就会拍拍手，说：“我讲点事情。”之后我们就会放下手中的事，开始听他“演讲”。他故事没有主题，如同自由的水，肆意流淌，有时事评价，有奇闻异事，但更多的是他自己的经历、体验、感悟。他讲起他风光的童年——天资聪颖，深受老师器重；讲起自大的少年——盲目自信，最终与渴望的大学失之交臂；讲起反思的青年——脚踏实地，考入教育系统，并在工作中取得了惊人的成绩。

我们也延续了他的光辉历史，不仅成绩遥遥领先，而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无论是日常量化还是运动会，都是第一，我们成了别人口中的传奇班级，同学关系也好得出奇，亲得像是一家人。可班主任还是凶巴巴的，除去上课，讲故事，便是给我们泼冷水，说我们做得还不够好，刻意了辫子。

我们就在这痛并快乐的环境中成长，本以为会携手走过三年，没想到却提前一年结束：因为级部成绩分化太过严重，校长决定重新分班。虽然我们早就听到了风声，但直到看见班主任手里拿着一张A4纸坐在老位置上，才有了实感。班里气氛低沉且压抑，空气威威的。那张薄薄的纸被举得老高，挡住了他流泪的眼，但断断续续的声音出卖了他，四十三个名字，他足足念了半个小时。

在之后的求学路上，我也遇见过许多优秀的老师，但张老师依旧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位。或许我已经记不清当年他传授的知识，但每当想起那双蓝色运动鞋，我心中总会涌起无限的回忆和情感。

遇风劲雨狂，传灯之恩于心何敢忘。惟望千灯万灯相继，传灯之时，得以回响。

童年的记忆

□杨全才

我爱秋的丹桂飘香、硕果累累；我爱冬的瑞雪飘舞、银装素裹；也爱春的千娇百媚、万紫千红；然而我更爱夏的接天莲叶、映日荷花。40多年前的农村孩子，最好过的当然是夏季。夏天有我儿时难以抹去的记忆。

秋天，经常忙到半夜切地瓜、摆瓜干。深秋的早晨，气温只有几度，冻得清水鼻涕往下流；夜晚，三星到了头顶，因为切完的地瓜没有摆好，还是不能回家。又困又累又饿时，总是不由忆起夏季的悠闲……

冬天，下雪了可以堆雪人，弄得有鼻子有眼的；打雪仗你追我赶，热火朝天。可以滑冰：在河岸上助跑一段距离，一下子可以滑到十几米甚至几十米，也可以几个人在一起牵手滑。如果不小心掉进冰窟窿里，浑身瑟瑟发抖，就会忽然怀念起夏季——夏季是不怕进入水里的……

春天可以放风筝。那时不知道“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诗句，却能让各式各样的风筝摇摇摆摆地飞上蓝天，在旷野里自由飞翔，绝不会像城里那样几个风筝缠在一起。但是紧接着就开始春播春种了——耕高粱、压地瓜等等。天早时，从几百米以外的地方挑水压地瓜，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孩子们跟着撂秧，乍暖还寒时节，瑟瑟发抖，就又开始盼望夏季……

夏季来了，我们这些孩子们开始躁动起来。不再有因为农活而受冻的遭遇，不再有因为掉进冰窟窿里的尴尬——有的只是快乐！农活还是有的：割草、放羊、拔猪菜，跟着大人到地里薅草。我们不怕热，因为热了才可以下河洗澡——这是我们巴不求得的事情。有时洗起来就是一两个小时，直到嘴唇发青，浑身都是鸡皮疙瘩的时候，才爬上来，赤裸裸的就在路上跑。一边跑，一边喊着：“跑跑凉凉，热水烫烫……”跑累了，出汗了，就再下去洗。那个时候，我们村子周围都是小河，窄的地方七八米，宽的地方一二十米，知道深浅的，不会发生溺水事故，大人们也就不把孩子游泳的事放在心上了。

一旦到了汛期，河水暴涨，我们又有了新的玩法——从桥头上往下跳。桥头离水面不过就是一米的样子，胆小的站在桥上直接往下跳，有时还用食指和中指堵住两个鼻孔，以免被呛着；胆大的就有助跑，腾空而下，更刺激。有一次，我腾空跃起后俯身接触水面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进入水里，顿时感到肚子疼痛，上了岸，看看肚皮通红通红的，才意识到自己入水的姿势不对，看看别人，都是以站姿跳进水中的。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，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干过这种傻事。

村前的小河里种着白莲藕，虽然没有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壮美，却有“鱼戏莲叶间”的精致。小河的一头由于孩子们天天洗澡，河底没有淤泥，有的是绵绵的细沙。有时候，游着游着就跑到藕塘去了——因为那里已经有荷花开放了。起初，在藕塘边就可以摘到荷花，再往后就要到里面去——只有上了岸才看到腰部以下被藕叶柄的刺刺得红一道紫一道的，从来没有人说疼过。后来，看了电影《渡江侦察记》，我们就学着小马的样子，潜入水底用藕叶的柄呼吸，在藕塘里捉起泥藕。

童年是一颗耀眼的星，闪烁迷人的光彩；童年是一首动听的歌，吟唱儿时的快乐；童年是一幅多彩的画，描绘美好的记忆！

（作者系：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甘沟小学）